

大江健三郎〈死者的招待〉

死者浸泡在濃褐色的液體，手纏在一起，頭碰在一塊，有的完全浮在水面上，有的一半沉入水中。他們被淡褐色的柔軟皮膚包裹，有著頑固的、難於親近的獨立感，儘管各自向自己的內部收縮，卻固執地身體碰在一起。它們的身體有些浮腫幾乎無法辨認，這讓它們眼睛緊閉的表情變得豐富。揮發性的臭味強烈瀰漫，使得密閉房間的空氣變得濃密。所有聲響附著在黏黏的空氣，變得沉重，充滿重量感。

死者們以有點厚而重的聲音自言自語，那些多數的聲音彼此交纏，聽不清楚。有時，靜悄悄的，它們全部都沉默，然後，馬上又恢復吵雜。吵雜聲焦躁慢慢地上升、降落，又突然靜悄悄。死者之一，緩緩轉身，從肩部開始往液體深處沉下去。只有僵硬的手暫時伸出液體的表面，然後他又靜靜地浮上來。

我和女學生跟屍體處理室的管理員，從暗暗的階梯走下醫學院地下的大教室。濕的鞋底在階梯磨損的金屬框打滑，每次令女學生發出短促的尖叫聲。走完階梯，水泥的走廊在低低的天花板下拐了幾個彎，盡頭的門上掛著寫道屍體處理室的黑色木牌。大大的鑰匙插在門的鑰匙孔裡，管理員回過頭，要我們檢討似地瞪著我和女學生。戴

著寬大口罩，穿著塑膠材質的黑色工作服的管理人，個子矮小，骨骼粗大。管理員不知說了什麼，聽不清楚。我搖搖頭，往下看管理員穿著塑膠長靴的粗壯雙腳。或許我也應該穿長靴。下午不要忘了穿長靴來。女學生穿著向辦公室借的過大的長筒靴看來不好走路，垂在額頭的頭髮與口罩之間有著像鳥一樣發出強烈光芒的眼睛。

從開著的門的前方，似黎明的薄明亮光與濃濃酒精臭味的空氣，轟然湧過來。在那臭味的底層，有著更濃厚的臭味，重重的臭味，執拗地附著在我鼻孔的黏膜。那臭味剛開始使我動搖；但是，我注視充滿有點白的光亮房間內部，無法轉頭。「要戴上口罩呀！」管理員字尾不自然地發音明確。

我手伸進要護士幫我穿上的工作服的口袋，取出口罩趕緊戴上。乾了的紗布味道刺鼻。管理員手握著門內側的把手，回過頭對著我下顎微揚說：

「現在開始感到害怕了？」

女學生以不懷好意的眼睛看我，我感到臉燙燙的，走入鋪著白色磁磚的廣闊室內。長靴發出尖銳的聲音，它在房間的牆壁產生複雜的迴響，在濃密的空氣產生鈍的

切口裂縫。

牆壁全部噴上白石灰質的塗料，很乾淨，但是，高高的天花板上處處有不自然的油色汗點。房間的一半鋪著磁磚的地板上，那裡有四座解剖臺，以抽象的平板矗立著。我靠近其中之一，看到表面貼著的大理石，帶有柔和的亮光，微微出汗。我雙掌置於其上，注視著沿著正面廣闊牆壁占了房間一半的長長水槽。將內部分為幾區塊，約一公尺高的邊緣貼著和地板相同材質的磁磚，每一區塊有的有蓋板，有的沒有。浸泡著濃褐色的酒精濃液，它們滿滿的漂浮在那裡。

我站立著注視著它。因羞恥而發的熱，在皮膚深處的根部固定如硬塊，就那樣熱熱地藏在那裡。我從遮住半邊臉的大口罩上，用手掌往兩頰壓緊。女學生越過我的肩膀屏住氣息注視它們，然後敏捷地身體小小震顫一下。

「照明不是很好啊，還沒到開電燈的程度，」管理員說：「從早就開電燈，辦公室會囉嗦哪。文學院也一樣吧！」

我點點頭之後仰望高高的天花板角落的細長天窗。從骯髒的玻璃的前方，白光如

水照射進來。我覺得如冬天微暗的早上，我常在霧中散步。像動物一樣溜進口中膨脹的霧，讓喉嚨感到癢癢的想笑或咳嗽。我感到恢復鎮定。在這樣亮光的早上，死者們靜止不動。我看到天窗的光給與微妙能源使它們裸露的皮膚充滿彈性感。它能让觸摸的手指感受到反彈嗎？或者像患腳氣的小腿肚凹下去不再浮上來呢？

「像冬天的亮光呢！」我說。

然而，天窗的前方初夏豔陽高照，有著明亮的天空與清澄又清晰的空氣。我在銀杏茂盛的樹葉下，踩著鋪石子的道路來到醫學院的辦公室。

「整年都是這樣的。」管理員說。「即使夏天也不熱，經常都涼涼的。還有學生帶椅子來納涼呢！」

臉頰厚皮膚底下，熱氣融解，我感到很舒服。

「把塑膠手套緊緊綁在胳膊上！」管理員說。

「否則要是酒精滲進去就很不好工作。」

我小心地把褐色的手套綁緊。讓附在手套內側的水滴流到手掌或手背。

「洗過後充分晾乾就行了。這些護士偷懶。」管理員把長著粗毛的大手掌，邊伸進手套邊說著。

「可是，我想會更臭呀！」女學生說。

「咦？」管理員回頭看說話的女學生：「現在啊？」

我看到女學生右手掌的手套綁不好正猶豫著，我幫她綁好。女學生的手掌大而柔軟。

「長靴呢？」管理員說。

「我準備中午才換。」

「還是長靴比較好。要是酒精濺到會一直有味道。」管理員恐嚇似地說。「要是進到腳趾之間會腫起來發出難聞的臭味。」

我裝作聽不到管理人說的話，走近水槽。兩手放在磁磚顏色變淡的水槽邊緣，我看著浸泡在酒精溶液的屍體群。剛開始在醫學院的辦公室聽工作說明時，辦事員說大概有三十具；光是浮在水槽表面的屍體數目就明顯超過了。

「藏在其他屍體下邊的，沉在水底的都有吧？」我問。

「浮上來的都是比較新的。因為舊了就會沉到底下。還有實習解剖的學生想拿浮在上邊新的屍體啊。」

「所謂舊屍體，大約是幾年前呢？」女學生說。

「前邊蓋板下邊的大約十五年左右哪，」管理員伸出短短的手臂說：「沉在底下的，也有很多很久的呀。從大戰前這水槽就沒清掃，一直留著。」

「為什麼這次要移到新的水槽呢？」我說。

「因為教育部給了預算吧！」管理員冷冷地說：「雖然移動，但是沒什麼用呀！」

「指什麼呢？」

「指這些傢伙！」

「沒什麼用呀，」我也說：「真的沒什麼用。」

「只有麻煩。」

「很麻煩呀！真的。」

然而，跟我相關的，這件工作不只是麻煩。我昨天下午，看到召募處理保存在酒精水槽的解剖用屍體的工讀生公告，馬上到醫學院的辦公室。我認為自己是醫學院的學生是不利的條件，負責的事務員卻很急，連學生證也沒檢查，馬上把我介紹給屍體處理室的管理員，說工作預定一天就結束。我走出辦公室時，看到經常會在英文系的教室碰到的某個女學生在門外依序等候著，我們彼此點頭；那時我沒想到她也應徵同一件工作。

「九點開始上工！」習慣黑暗的眼睛能清楚看見噴上的塗料的斑點，管理員仰望牢牢掛在牆壁上的鐘，說：「先休息一下吧！」

我對坐在解剖臺之一開始抽起菸的管理員說：「那個鐘是給誰看的呢？只能說是為了被運到這房間的屍體看的咯！」

「無論是哪個第一次進到這房間的男子，都想聽廢話，」厚厚而往上捲起的嘴唇把香菸弄得濕濕的管理員說：

「然而我在這裡已經工作了三十年。」

女學生笑了，縮肩避免發出笑聲。我默默地環視房間。入口的房間和與其相接隔著牆壁通往鄰室的門內側掛著木牌。上邊以紅色正確的鉛字寫著：禁止入內，禁菸。水槽裡屍體擠得滿滿的，有開始往下沉的，有浮上來的。望著它們，語言在喉嚨內側膨脹，湧上來。

「屍體多年來一直都沉在醫學院的地下，對當事人而言總會有沒結果的感覺吧！」

「有結果呀！」管理員說：「有了結果！儘管在這水槽多年浮沉並沒有不好的感覺。有身體是挺好的呀。」

「我也會沉到這水槽底下吧！」

「我會用好的方法把你壓到底下。」

「我才二十歲不會那麼早。」

「也有很多年輕的來，」管理員說：「不過，那樣的馬上被醫學院的新生拿走。」

「不能不制定規則啊！」

我從工作服旁邊的洞把手伸進去，從學生服的口袋取出手錶。比牆壁上的鐘快五分，是九點。

「工作今天一天就可以做完嗎？」我說：「光是浮在表面上的，量似乎就相當多。」

「沉在底下的部分，附屬醫院的雜工放出酒精後會處理。沉在底下舊的不能用，我們的工作是把可以當解剖的教材，移到對面的水槽。底下究竟有什麼沉著也完全不知道。」

「很深嗎？」女學生注視著屍體之間的濃褐色的酒精溶液說：「似乎很深哪！」管理員沒有回答從解剖臺下來，戴著塑膠手套的粗大雙掌拍擊，發出塌菩塌菩的奇妙聲音。

「塑膠手套要是沒完全乾就會黏黏的，受不了。」管理員說，搖搖沒有光澤被曬黑皮膚包裹的粗壯脖子，不停地動著手套中的手指。

跟這個男的做事不會那麼不愉快吧！我有點放心地這麼認為。管理員短短的額頭覆蓋著深深的皺紋，笑的時候額頭微微痙攣。五十歲左右，與幾乎同樣老態的妻子，和當工人的兒子，以在公立大學醫學院上班而驕傲吧！有時，會穿著乾淨的衣服去看深夜場的電影吧！

「我去拿屍體搬運車來。」管理員吐出香菸和口水說。

「我也去！」女學生說。

「你去拿號碼牌和解剖臺紀錄。」

管理員接著回過頭對我說。「你去看看前面的水槽。」

管理員等出去之後，我去打開通往鄰室的門。門上白色塗料的粉掉落，沒有發出咿呀聲打開了，讓它開著，沒有固定的裝置。我走到廊撿了紙屑回來把門塞住。門的前方有小小一號的房間，做了新的水槽，那裡裝滿白濁的酒精溶液。從高高的天窗照射的亮光使水槽發出如霧的白光，由於屍體沒有完全浮上，水槽看來很寬闊。我想透過水槽的溶液看看底有多深，但是溶液如不透明的膜遮斷光線。我留意不要發出太大的

鞋聲，回到舊水槽的房間。

他們還沒有回來。我第一次一個人面對無數的死者。我把手放在解剖臺之一的上面停了一會，然後走到水槽。

浸泡在濃褐色溶液的死者們靜止不動。對於死者的性別，我從臉深入溶液背部和屁股暴露空中的矮小屍體，知道它是女的；由於蓋子的支撐手纏在一起的屍體，男有著強有力的下顎，而腰部靠在那短頭髮頭部的屍體，不自然地高高隆起，看得出是體毛捲縮的女性陰戶。不過，那些死者幾乎無法區分性別。死者們一樣是褐色，有硬往內縮的感覺。皮膚完全失去光澤，吸水性強烈使得皮膚看來厚厚的。

我想這些死者們跟死後馬上火葬的死者不同。浮在水槽的死者們有著完全的「物」的緊密感、獨立感。我認為死了馬上被火葬的屍體，不是那麼完整的「物」吧！它們在物與意識的曖昧的中間狀態游離。趕緊將它火葬，它們沒有完全成為物的時間。我看護著這些填滿水槽完全結束那危險轉移的「物」們。它們有著明確、固定之感。我認為這些是像地板或水槽或天窗那樣硬而安定的「物」，感到如小小的震顫

的感動流竄全身。

是的，我們是「物」，而且是相當精巧且完整的「物」。死後馬上被火葬的男子，不知道「物」的重量感、沉甸甸的確實的感覺哪！

我想是這麼一回事。死是「物」。然而我只從意識層面捕捉死亡，意識結束後，「物」即開始死亡。順利開始的死，在大學建築物的地下泡在酒精中忍耐多年等待解剖。

我用戴著手套的手掌敲身體摩擦水槽邊緣的中年女性屍體附有硬肉的大腿。它沒有彈性但有柔軟的抵抗感。

我的腿活著的時候，一直形狀優美然而現在或許有點太長。

我覺得有如漂亮的槳，想像著她穿著布料輕的衣服走在步道的姿勢。或許有點向前傾。

走久了會這樣，但是常抬頭挺胸呀！

我粗魯把門打開，看到女學生抱著小書包進來，我有如做了尷尬事，迅速離開水

槽。接著管理員推著塗白色絕緣漆的搬運車進來。

搬運車儘管載著大個子的男子，還有足夠的寬長，它讓我想起我動盲腸手術時，我被附有車子的手術臺載著；更為裸露，更白的，機械式的。搬運車附有七個鑲有塑膠輪胎的車輪，靈活旋轉貼著解剖臺停止。管理人挑著前端套著黑色塑膠管的細竹竿。

「那是做什麼用的？」我問把竹竿小心翼翼豎起靠在牆壁的管理員。

「把屍體拉到身邊用的。已經用了很多年，這很好用呀！」

我對拿取豎立的竹竿兩手輕輕支撐注視著水槽的管理員，像技術者充滿自信與熟練，感到驚訝的同時也讚賞。我想他對這工作感到自傲吧！或許有時還讓小朋友取得特別見習許可而表演呢。人啊，真的可以在許多事擁有驕傲。女學生把公文箱拿到新水槽的房間去放，但似乎不知道該放在哪裡。

「開始了呀！」管理員把竹竿遞給回來的女學生說。女學生把它丟往解剖臺上。工作極為容易；但為了處理完一具屍體需要相當時間。不過不需要常集中注意

力，我逐漸習慣。

搬運車橫靠到水槽貼著光滑磁磚的邊緣，承載屍體的檯子與水槽高度相同。我和管理員站在搬運車的兩側，身體向前傾選定一具屍體，用兩手撐著肩和腿的上部，把滴著褐色酒精溶液的屍體抬起來。屍體僵硬，像木材般容易處理。屍體的背部向下，搬到搬運車上之後，我們緩緩推車通過解剖臺的中間，進入新的水槽房間，讓車子同樣貼緊水槽的邊緣，再把屍體抬上來讓它滑入有點白的酒精溶液。屍體使勁往下沉，馬上又以緩慢的速度浮上來。接著女學生從公文箱取出號碼牌，彎腰牢牢抓住屍體的腳踝，右腳繫有舊號碼牌的就把它繫在左腳拇趾，相反的就繫在右腳拇趾。號碼牌上烙印記號和數字。女學生輕壓頭部深入水槽只有腳抬起的屍體腳踝，手一放開屍體迅速往水槽中央前進。女學生接著在櫃臺上用軟鉛筆大大寫上舊號碼和新號碼。

我們默默地認真反覆做這單純的作業。舊水槽與新水槽之間貼著磁磚的地板上形成茶褐色的潮濕地帶，搬運車有時慢慢地發出咿呀聲緩緩往來。屍體之中，有的很重，也有很輕的。

中年男子的屍體也有輕到令人難於置信的。它在新水槽悠然自得漂浮著，看到女學生為了要繫木牌準備捉住時的不知所措，我才發現到死者是單腳。躺在搬運車臺上的屍體，我並沒有注意看。屍體每一具都很像，並沒有引起強烈興趣的特別屍體，即使戴著口罩，酒精的強烈味道與沉澱在深處黏黏的死者的臭味侵入，有時仍令人難於忍受，因此，我們的臉別過屍體搬運。從搬運車凸出來的屍體的手卡到解剖臺，搬運車因而翻覆。

我們把手張開僵硬的年輕女死者抬到搬運車，它像球體般不安定，似乎就要滑落似的。管理員兩手放在躺在水槽邊緣的屍體的手，把它折彎。手發出像木頭的聲音抵抗，被放在裸露的下腹部上面。管理員以額頭擦拭工作服的袖子把汗擦掉，我揚起下顎之後推動搬運車。

我準備把死者扔進新水槽時，抓著的兩腿從我潮濕的手套滑落，屍體濺起酒精溶液。

「小心啊！」管理員生氣地說：「你看！有一些濺到我的長靴了。」

女學生也用塑膠手套撥掉濺到工作衣的酒精溶液，以充滿責備的眼光看我。

「好滑啊！」我說：「我明明抓得好緊哪。」

「比較新的容易滑落。」管理員深深注視著沉在水槽老是不會浮上來的屍體說。然後，管理員好不容易抓住浮上表面的屍體的腳踝，從女學生手中接過號碼牌迅速繫上，用力推屍體，邊說。「號碼牌要是掉了以後就麻煩。所以不可以太粗率。」

「是嘛！」我回答；覺得粗率這個字奇怪。這個男的對於用力壓到骨頭發出快要折斷的聲音才把手彎曲不認為是粗率嗎？因為這樣綁在腳浮腫的腳拇趾上的號碼牌絕不會毀損或者弄掉了。

「我不會做粗率的事。」我用一隻手拉搬運車以開朗的聲音說。

「這很重要喲！」管理員說。

壁上的時鐘指著正午時，我只不過把十個死者移到新水槽而已。我們邊聽著緩慢的時鐘報時的敲打聲音，邊把小個頭卻很結實的屍體往搬運車上堆。

「大學校園內，報時的時鐘只有這裡。」管理員說。

「不可思議哪！」

「咦？」

我感到肚子餓得厲害。不過，一到用餐前突然會有喪失食欲的感覺。

「這個男的是軍人。」管理員俯視沿著水槽停靠的車上的死者。

「聽說在戰爭末期準備脫逃被衛兵擊中。本來應該解剖的，由於戰爭結束而取消哪！我清楚這個男的被帶來時的情形。」

我看到軍人細細的手腕卻有著強健的手掌。軍人和其他死者一樣有著看來小小的頭部。死者的頭部和活者的頭部相比小得多，感覺重要性也輕了一些，不像胸部或膨脹的腹部那麼引人注意。我運用了我的想像力，覺得這個男的活著的時候，無疑地有著像溫馴動物的表情。這個男的大約十年前的某個深夜做了重大決定。

「這個結束後吃飯吧！」管理員說：「繫好號碼牌後就來吧。」

女學生害怕剩下一個人留在房間，有點猶豫的樣子。

「我來繫好了！」

「拜託啦！」女學生急忙把硬硬的木質號碼牌遞給我，跟著管理員往門的方向邊走邊說。

於是，我往已經開始染成褐色的酒精溶液裡探尋，急著想捉住軍人的腳踝時，木牌從塑膠手套的指間滑進水槽，不知掉到哪裡去了。我用左手緊緊抓住軍人的腳踝，往身體都纏在一起的屍體之間找尋。軍人被我的手抓著，是僵硬的。

想逃走吧！因為現在處於真正的監禁狀態。

也不是這樣子啦！有時也有人這麼做哪。

我不相信，我想。

「午餐吃麵包嗎？」女學生從門縫探出頭來問。

「木牌掉了，我正在找。馬上就去，去了之後再決定。」

你相信呢或不相信，也有膚色是褐色且明亮的傢伙，爬階梯而上。在這樣的地方，就會想到種種事情。不過，我一直在這裡。

木牌浮在士兵的手腕與脅腹之間。我壓著士兵的腰拾起木牌。士兵的肩在酒精溶

液裡下沉，浮上來之前緩緩迴轉。

關於戰爭，無論再怎麼具有明確觀念的傢伙，都沒有像我這麼有說服力。因為我被殺之後就一直浸在這裡。

我看到士兵的脅腹有槍傷，只有那裡像枯萎了的花瓣形狀，比周圍的皮膚黑而且厚，變了顏色。

你戰爭時還是小孩子吧！

我想繼續成長，在長久戰爭之間，在戰爭結束那不幸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唯一希望的時期成長。然後在希望氾濫的徵兆中窒息，我幾乎死掉。戰爭結束，那屍體在有如大人的胃的心中被消化，無法消化的固體或黏液被排泄了；不過我沒參加那作業。而我們糊里糊塗地融解了。

我的身體確實完全背負你們的希望，但，是你們獨占了這次的戰爭。

我抬起士兵的右腳踝，在形狀良好的腳拇趾上繫上木牌。

跟我們沒有關係，那傢伙又要開始了，我們這次真的在希望虛幻氾濫之中快要溺

死了。

你們討厭政治嗎？我們只談政治。

政治？

這次挑起戰爭的是你們，我們有評價或判斷的資格。

我們也快要被硬加上有評價或判斷的資格呀！然而，在做這樣的事之中我被殺了。在那些死者之中，沉入這水槽的是被選上的極少數吧？

我注視著他，士兵有像體操選手那樣簡潔而強壯的頭部，捲髮理得短短的、形狀好看。這個男的嘴唇周圍長著密密麻麻的落腮鬍，皮膚乾燥，嘴唇像兔子咀嚼那樣動著，用腹底發出的強烈聲音說話吧！然而眼神沒有信心，或許極為卑劣吧！我確認F5的號碼牌緊緊固定在拇趾背面，我放開腳踝，用力把士兵的身體壓向水槽深處。士兵小小的下顎向上，像大船一樣緩緩地、從容地前進。

管理室裡只有管理員躺在長椅子上，旁邊擺著女學生的工作服和手套。

「那個人呢？」我問。

「去洗手臺洗手了呀！」

我脫下工作服和手套，捲成一團放在椅子上，走出去。跑過圓頂下的陰暗石板路，進入外邊光線之中，風景充滿新的光，空氣爽朗。工作之後的快活生命感，充滿我的身體。手指和手掌碰到風，引起官能性的快感。我覺得手指的皮膚穩定呼吸空氣。

我從附屬醫院前鋪著深灰色磚塊的廣闊斜坡下去。面向法醫學教室關著的低低的窗戶、長著一大片柔軟葉子的灌木，呈現明顯的綠色光輝，我走過時肩膀碰到較低的樹枝。步道上，附屬醫院的住院患者穿著睡衣和厚厚的拖鞋，緩緩而行。這讓我感覺像春初游泳的鯽魚。我抬頭挺胸，深呼吸走著。健康在我的身體引起幾次快樂似的震顫。我為了重新繫鞋帶而彎腰，覺得自己距離那些死者好遠而感到滿足。自己身體的柔軟程度讓我快要脫口說出，這是以前沒有的。我想，在我泛紅的臉頰上的眼睛，像沾濕的柯樹種子一樣發光吧！

中年護士從斜坡上推著載著全身打石膏的少年的手推車下來，趕過我而去。我拍

拍褲子上的灰塵起身。我看護士的肩膀靜靜地起伏，看少年梳得整齊的頭髮，發出淡淡的金色光芒。我加大步伐追趕他們。我想以充滿明亮的聲音對護士和少年說話，暫時和護士並行。護士對我發出充滿善意的微笑，我也微笑以對，同時用手指輕輕碰少年打著石膏的肩部。這個少年把我當成體貼的哥哥，長時間沉浸在靜靜的思考吧！

我這樣走了幾步，注視少年的臉。那不是少年，是頭部被固定、挺得直直的，額頭血管膨脹的中年男子，以充滿焦躁和憤怒的眼睛瞪著我。我看到男子憎惡地把陰沉的眼睛盡可能移往右邊，用側臉瞪著我。

我這樣站立著，護士們在充滿明亮光線的空氣之中前進。我茫然站立，我整個身體突然感到疲倦，急速擴大。我想，那是活著的人！而活著的人，具有意識的人在身體的周圍有厚黏液質的膜，拒絕我。我踩入死者們的世界，然後回到活人的世界一切都變困難了，這是最初的挫折。我有不吉祥的感覺，我自己過於投入這工作，無法從那裡抽出身子來不是嗎？

不過，我今天下午一直工作，就該領那報酬。我往洗手臺的方向跑過去，即使脅

腹開始痛也沒有停止奔跑。女學生正赤腳站著用水龍頭的水沖腳。

「為什麼跑過來呢？」女學生對喘著氣的我問。

「我從年輕時就開始有時會想跑。」我說。

「您真的很年輕哪！」女學生說，沒笑。

我看女學生厚厚皮膚有點黃的大臉，整張臉似乎注意力鬆弛，女學生呈現疲憊不堪的表情。我心想，她真的只比我大二歲嗎？

「我，皮膚沒有光澤嗎？」女學生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瞪著我說：「是因為懷孕的關係。」

「咦？」我說。

女學生若無其事地用水沖著厚厚的腳板。我脫下鞋子，腳踩著水泥地板轉開旁邊的水龍頭，讓水直接沖洗腳趾和腳踝。

「做這樣的事，沒問題？」我壓低聲音說：

「對身體不會有不好的影響？」

「我不知道啦！」女學生說。

我捲起袖子，兩掌仔細搓洗乾淨。女學生馬上遞給我肥皂，上去已乾了的水泥地板邊緣開始曬腳。

「男孩子不懂我的感情。」女學生說。

我注視著女學生用手掌擦拭、閉得緊緊的薄嘴唇，沒吭聲。

「我不知道看到自己因為懷孕而體態變醜時是什麼感覺。」

「我也不知道。」我感到為難地說。

「一懷了孕呀，日常就充滿討厭的期待呢。因此，我的生活被填得滿滿而且感到沉重哪！」

我從口袋拿出大手帕擦拭腳，「會動手術吧！」

「是呀！所以要存手術費呀！」女學生說。

「要是有很多錢，能住到最好的房間就好了。」

「聽說我的朋友一動完手術就騎腳踏車回家哪！」我笑出來，壓低聲音，開始往

醫學院那邊走。

「我也想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會怎樣？」女學生說。「十個月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光是這樣我要負很大的責任呀！我自己要活下去，現在就有這樣的曖昧感情，而且在那之上還要加上新的別的曖昧。那是跟殺人一樣的重大事情呀！如果什麼都不做就會變成那樣呀。」

「你決定到醫院處裡吧！為了手術費做這樣的工作？」我以沒有信心的聲音說：「你並不是什麼都沒做。」

「我避免不了殺人的責任哪！他或許有像摔跤選手那樣擁有巨大的權力，這件事情我有判定無效的資格嗎？或許我做的決定是錯誤的。」

「你不打算生下他嗎？」

「我不想。」

「這樣很簡單呀。」

「對男孩子來說，」女學生激動地說。「他被殺或繼續被養育是由我的下腹部決

定的哪。我現在也被他緊緊纏住呀！有如受傷一樣，會有痕跡留在我身上的。」

我默然，女學生的焦躁有如手中拿著東西朝我丟過來。我無法理解的部分卻在這女學生的意識裡根深柢固呢？而其實那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已經掉入無法解決的泥沼呀！我找不到可以不受傷而能從那裡爬出來的方法。我已經沒有選擇自己喜歡的方法的自由了！」

「這很慘呀！」我忍住不打哈欠，眼睛感到澀澀地說。

「是很慘呀！」女學生突然以掃興的聲音說：「我好累呀！」

用完午餐，留下女學生整理，我和管理員一下到屍體處理室，就看到兩個醫學院的學生和中年教授站在舊水槽房間的解剖臺旁邊。我們準備靠近，教授制止，我們沿著水槽站立注視著解剖臺。那裡擺著大約十二歲的少女新屍體。屍體朝著我，雙腳張得開開的，在教授指導之下，學生之一注射福馬林和色素讓血液凝固。

蹲在屍體旁的學生拿著注射器把身體扶起來，在這之前，學生的白衣背後遮住的

少女的性器官張開著，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了。那是完全張開充滿躍動的生命感，強韌、充實、健康。我被它吸引住，以類似愛的感情看守著它。

你高高勃起吧！

我感到羞恥把臉轉開，回過頭看水槽中的屍體。感覺他們都執拗地注視著我的背，我對他們不知所措。我催促管理員，抬起其中一具，有點粗魯地搬上運送車。

我們準備通過解剖臺之間時，我彎曲的手肘碰到學生的腰。在那之前完全沒注意到我、那胖胖的、臉頰白白的男子回過頭看我，以尖銳的聲音斥責說：

「你，沒看到嗎？這很危險不是嗎？」我看他粗短的手指拿著注射器，我低下頭，默默地。

「喂！你沒聽到嗎？」

我抬頭看學生的臉。他的臉浮現些許狼狽樣子，馬上就消失了；他不再指責我了，接著有意識地很熱心地蹲在屍體旁。我很快就看到少女的陰蒂像植物的嫩芽。我再拉動搬運車，心想為什麼那個男子注視著我感到狼狽呢？為什麼把眼睛移開不看我

呢？這跟我內心深處陰險的不愉快感結合在一起。那傢伙把我當賤民看待。我故意慢慢搬下屍體，還以較長時間繫上新的木牌，管理員焦急注視著我的手，我不理會他，重新繫木牌的繩子好幾次。被那男子以看賤民的不愉快感看著之後，接著責備的心消失了。我為了盡可能趕快從那不愉快感逃往屍體旁邊蹲下，我把注射器罩在額頭，明顯是故意的，那也是硬要教授和同伴承認我自己的感覺是正當的。那是為什麼？那究竟有何意義？

我牢牢綁上繩子，看半白頭髮理得短短的死者的小小的臉。它像某種兩棲動物。

那個學生把你看成是跟我們同類的，你至少是屬於我們這邊的吧！

是因為我把你搬上搬運車運送的關係吧！

才不是哪。是因為你的體中滲入跟我們同類的表情、汗點那樣的東西。想一想你剛開始對管理員的優越就可以明白了。

我覺得體中像是有無可拭去的髒東西，而且體中所有的黏膜被有死者臭味的微粒緊緊附著變得僵硬讓人受不了。

隔壁房間的門打開了，傳來走出去的腳步聲。我移開放在水槽邊緣的手，回到舊水槽的房間。管理員推著搬運車先回去。解剖臺上蓋著濕的麻布，旁邊只有教授留著。那麻布下邊有著充滿生命力的少女開始往「物」推移。我想很快的，那少女跟水槽中的女人們一樣被堅固的往內側拉緊的褐色皮膚包裹著，那性器也跟脅腹或背部一樣絕不會特別引人注意了，感覺體內有輕微的懊惱在底部停滯。

和管理員站在一起注視著水槽的教授回過頭來看我，以看屍體的眼光打量我的全身：

「你是新的僱員？」

「是工讀的學生，只有移動屍體的期間來。」管理員說。

我曖昧地行個禮，看教授眼中浮現充滿好奇心的表情，我感到害怕。

「噢？工讀。」教授豎起血色良好的耳朵說：「你是這裡的學生？」

「是的，念文學部。」

「德語？」

「不是，是法文系。」

「啊啊，」教授以無法滿意的語氣說。「你畢業論文寫誰呢？」

我猶豫了一下，下決心說。「拉西奴，約翰·拉西奴。」

教授臉上滿是皺紋，像小孩子似地亂笑：

「研究拉西奴的學生來搬運屍體哪！」

我咬著嘴唇，沒答腔。

「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教授想要恢復正經的臉，但由於笑過頭仍喘著氣說：

「這樣的工作。」

「咦？」我驚訝地說。

「你針對屍體，有學術方面的興趣？」

「我需要錢。」我裝作坦率地說。

接著如我預料的，教授的內部有著某種衝突，不那麼平順。教授的表情變得僵硬。

「做這樣的事你不覺得丟臉嗎？你們的世代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嗎？」

我想跟活著的人說話為什麼這麼困難，只會朝意外的方向發展，而且最後都會感到徒勞。教授身體四周附著黏膜，有著厚厚脂肪的身體，手要碰觸他我覺得極為困難。我感到疲倦充滿全身，也困惑而沉默著。

「咦？你怎麼了？」

我張開眼睛看教授充滿厭惡焦躁的臉。也看到站在他背後注視著我的管理員的臉上也出現輕蔑的表情，我有著強烈的無力感。這種感覺很沉重，想要解開這不可解的糾葛是不可能的。以活著的人為對象，那是辦不到的。

我拿起竹竿朝水槽彎腰，想把在牆壁旁邊的蓋子下、背部的一半朝這邊沉下去、脖子結實的男屍體勾過來；他動也不動。我感覺到背後管理員和教授的眼睛，我用竹竿朝屍體下邊插下去，想把他往上撈；屍體無限重。這是怎麼一回事？卡在哪裡？為什麼動不了？為什麼這麼重？

管理員靠過來，接過我的竹竿往屍體的脅下深深插入，扭動兩三下。死者無力地

浮上來，身體對竹竿反彈似的轉身。

「你沒有一件事做得好。聽說現在的學生都是這樣。」管理員說。

我頑固地繼續朝水槽彎腰，等待死者靠過來，仍然感到背部和脖子上教授執拗的視線。死者像提著沉重行李的男子手腕的肌肉突起，下顎突出，往這邊靠過來，我撥開酒精溶液，粗魯地抓住那肥胖的肩膀。

「你抓穩一點！」管理員斥責似地說。

不過跟上午相比，我作業熟練多了。女學生回來，工作開始順暢之後，比起上午效率提升好多。管理員把靠近牆壁快要沉下去的屍體，用他的竹竿很巧妙地勾過來，把聚集在新的水槽入口地方的屍體分散，輕易地完成讓後來的屍體容易滑進來的作業。接近三時，工作服下邊的身體開始滲汗，接觸到手套的手背覺得癢起來。我們有時會在走廊脫下工作服，擦拭身體。不過，突然之間，冷空氣從脖子灌進來，不禁打個寒顫。我不在乎沉澱在空氣底下的臭味不時取下口罩，用鼻孔盡情吸入空氣。

工作進行順利，我們都默默地，繼續工作；有時作業因為去上廁所而中斷。我們

取下工作服和手套，一起到走廊。花最多時間，最慢回來的是女學生。跑回來的女學生對在走廊空手等待的我小聲說。

「還是男孩子好呀！」

「咦?!」我說。

「很簡單，女的就麻煩好討厭呀！」

我曖昧地點點頭，管理員避免加入我們的對話進入室內。女學生執拗地為了靠近我耳邊，身體邊靠過來邊說：

「在廁所一蹲下來感覺死掉的人好像會跑過來撐住我光溜溜的屁股呀！好像我的後邊聚集了一大堆死人注視著我。」

我近看女學生有著黑眼圈的眼瞼和臉頰粗糙的皮膚，感覺疲倦像濕而厚重的外套包裹著身體。然而，我小聲地笑出來。

「所以啊，」女學生只有聲音笑，仍低著頭說。「我腹部厚厚的皮膚下邊、軟骨和黏液質的肉塊、用肉筋連接起來的肥胖的小小肉塊，感覺就像這水槽的人們呀！」

「你看來很疲倦哪！」我覺得女學生難以應付。

「無疑的兩邊都是人；不過，不就是意識與肉體的混合不是嗎？雖說是人，也只是肉與骨頭的結合。」

我覺得人同時也是「物」呀！我裝作無法理解女學生的話，開始穿戴手套和工作服。女學生或許是疲倦的關係變得饒舌，過於親暱，我覺得麻煩。

「我只是想到而已。」女學生自己也把手腕伸入工作服的袖子，興趣索然地說。

「想到而已！」我也冷淡地說。

「喂！」管理員在新水槽的房間叫喊：「新來的號碼牌只有這一點點嗎？過來看看！」

女學生穿著過大的塑膠長統靴發出吧嗒吧嗒的聲音跑過去，在酒精造成的褐色帶狀液體那邊，腳打滑跌倒了，樣子很難看。女學生爬起來時咬著嘴唇，整個身體顫抖似的，表情默默地。我已經到了喉嚨的笑意突然消失了。

午後五時，我們把所有浮到表面的死者全部移到新水槽，在附屬醫院的雜工把酒精溶液放出來之前，先到管理室休息。開始下雨了。傍晚空氣深處，講堂的鐘塔在霧的籠罩下有如城堡。圖書館的紅磚牆也敷上半透明的霧膜，像是長得茂盛的黴。和管理員吃了好多紅豆麵包當晚餐；女學生幾乎都沒吃。我們望著繼續下著的雨，默默度過餐後的時光。我感到自己胃中食物消化的蠕動。

「您有小孩嗎？」女學生突然說。

「咦？」感到狼狽的管理員說：「有呀！有什麼事嗎？」

「懷孕初期精神上的刺激太過強烈不好吧？例如看到什麼奇怪的東西啦！」

「那當然不好呀！詳細的情形我不知道哪！」管理員慎重地回答：「然後呢？」

「沒有，」女學生趕緊說：「沒什麼特別事。」

「我有孩子不奇怪吧！」管理員因疲倦聲音顯得不高興：「我的長男已經結婚，也有了孩子呀！」

女學生對管理員的話裝作有興趣，其實沒聽進去，只想著自己的事的樣子。

「我生第一個孩子時感到不可思議呀！」管理員說：「每天繞著看幾十個死掉的人，收容新的屍體是我的工作。這樣的我，對於生一個新的人感到不可思議呀！覺得好像做了無益的工作。我經常看屍體，所以很清楚知道許多事情的浪費。我的小孩即使生病也不看醫生，可是依然長得壯壯的。而小孩又生小孩，我有時不知怎麼辦哪！」

女學生默默地。管理員打哈欠，眼淚潤濕了眼睛，以非常失望的表情對著我。

「咦？看到許多人死，對小孩的成长就不熱心了嗎？」

「大概是那樣子吧！」我說。

「長男出生那年我繫上木牌的那具屍體現在也還一直沉著，因為顏色還沒什麼變哪！我真的熱心不起來。」

「對哪一邊？」

「對哪邊都熱心不起來呀！」管理員說：「嘛，有時也感到有價值哪！像你這麼年輕的學生在那房間工作怎麼樣？會不會感覺怪怪的？」

「也不是沒有怪怪的感覺。」

「即使有希望，不會動搖嗎？看到那個。」

「我不抱希望。」我低聲說。

「沒有希望的話，」管理員激動地說：「為什麼到學校？這學校競爭激烈很難進來吧！進了學校，卻連這樣的工讀都做，為什麼還要讀書呢？」

我看著管理員臉色不佳的嘴唇震顫，嘴角有唾液的小泡沫，他注視著我，一臉顯得疲倦，心想終於進入麻煩的地方來了。無論什麼時候，一進入這種地方，就會有這樣的事，說服不了的。特別是要讓這樣的男子理解是非常困難的。而且讓這男子理解又有什麼用呢？何況，想說服這樣的男子，必須議論到頭腦發脹、像唱歌唱得過頭的喉嚨又乾又熱，之後又會回到我自己身上來。還有，自己非常曖昧，已經察覺到，非說服自己不可的麻煩工作已經擱置了，真是受不了。像慢性消化不良的感情。損失的經常是我。

「咦？怎麼回事！你還沒到可以說絕望的年齡不是嗎？不要說像小家子氣的女學

生的話喲。」

「不是這樣的，」我沒了自信地說：「我沒必要抱著希望呀！我想好好過生活，好好讀書。每天想辦法過得充實。我並沒有偷懶，學校的功課也做得好，可以打發時間。我雖然每天睡眠不足糊里糊塗可是很用功呀！然而我的生活不需要希望。除了小孩時代以外我從未抱著希望，也沒有那個必要。」

「你有虛無的地方哪！」

「是不是虛無我不知道，」女學生對我們的對話全不感興趣默默地，我感到焦躁。「我是最用功的學生之一。我沒有抱著希望或絕望的閒暇。」

「真是搞不懂呀！」管理員說。

我噤口，身體頹然靠在椅背。這樣的事不必說哪！也並不是找不到說服我自己的話。我感到索然無味這麼想。

女學生突然站起來，走到房間的角落，吐少許東西到手帕。我趕過去，用手掌輕拍女學生痙攣的背部。女學生扭動背部想避開，回過頭來濕潤的眼睛抬頭看我說：

「我，總覺得怪怪的喲！剛才在地下室不是滑了一下？或許是那關係！」

「噢？」我聲音卡在喉嚨說。

「下腹部緊緊的，好難受呀！」

「去找護士來！」管理員說。

在管理員讓女學生坐到長椅子上之間，我趕緊走出房間。我往醫護室的階梯跑上去。乾燥的舌頭輕輕碰到牙齦，我開始感到整個背部開始冒汗。最初拿出工作服給我的中年護士，把弄成一捆的抹布放在地板上重新綁好。我停止用跑的，因為塑膠長筒靴在石子地板上會發出黏質液很強烈的聲音。我身體深處有著自己控制不了的曖昧感情一直往頭上衝上來。

「打工的同伴有一點怪怪的！」我俯視護士滿是汗點有光澤的小小的臉說。

「怎麼回事？噢？」護士探出頭露出眼色不佳的牙齦說：「同伴？是那個女孩？」

「請過來看！」我說。

我和護士一起下階梯，邊走邊低聲說：「聽說是懷孕了。今天下午在地下室的磁磚上滑倒，說不定是那樣的關係。」

「這很嚴重呀！」護士說。「事情不妙了？」

我心想，是呀，真是討厭的事哪！像這樣執拗地糾纏真是麻煩呀！女學生蹲著，小鼻子的周圍浮現一粒一粒發光的汗珠，我把她身體扶起來。疲倦已極茫然的表情看來非常差，我感到心慌。護士有點白而乾的小手掌貼在女學生額頭上說。「怎麼樣？很難過嗎？」

「是，不知怎的。」女學生的聲音變尖而幼稚。

「到護士室來！我請醫生來。」護士對我說。護士迅速地從靠在門上擔心似的不知該做什麼注視著女學生的管理員的旁邊溜出去。

「還走得動嗎？」管理員問我。

我搖搖頭，扶著女學生的肩膀緩緩走出走廊，女學生想蹲下來，我的手腕用力扶著她的肩膀。開始上階梯的地方，我感覺她咬牙呻吟。我讓她蹲下來，女學生在手帕

上吐了一些胃液。弄髒了的手帕就丟在那裡，女學生站起來對我歪嘴說：

「現在呀，我正開始想把小孩生下來哪！看那水槽中的人呀，總覺得嬰兒即使死掉，如果不生下來有明顯的皮膚的話，覺得沒辦法交代。」

我想這女學生完全掉入圈套裡了。

「你進入麻煩的地方了。」我說。

「陷阱呀！」女學生喘著氣說：「我也想會有這樣的事。」

護士在醫護室旁邊的小房間的入口等著。女學生被帶進去之後，我站在走廊看著，然後門被關上，我折回。

我一回到管理室，穿著醫院制服的兩個雜工來了坐在長椅子上抽菸。靠在窗邊的管理員和似乎是醫學院副教授的年輕男子正在談事情，我心想是酒精溶液的事，可是雜工手上空空地吐著菸，而且，副教授和管理員焦急議論著樣子很奇怪。我靠近管理員。

「是辦公室弄錯了！」副教授再叮嚀一次：「決定把舊屍體全部在屍體焚化場火葬，這是醫學院教授會議的正式決定。你們的工作是今天白天把屍體整理好交給焚化場的卡車。我以為全部都準備好了，所以要這些人來。」

管理員狼狽臉色蒼白。「這麼說，那新水槽怎麼辦？打掃之後只更換新的酒精溶液，就不管它了？」

「收容新的屍體。想一想！那些已經不能用的舊屍體，特別移到新水槽不是沒意義嗎？」

我看到管理員好像被追趕的小動物，以激烈且充滿敵意的眼睛瞪著副教授。管理員嘴唇四周滿是唾液，緊緊握拳，似吼叫的聲音說：

「說什麼舊了不能用的屍體！三十年來管理這水槽的可是我呀！」

「說不能用，這是從醫學的角度說的。意思是即使使用了也無法期待正確的效果。」副教授不把管理員當對手，轉而對我說：

「而且，醫學院並不愁新的屍體。因此這時候決定把舊屍體全部處理掉，教育部

的預算也下來了。」

管理員沒說話低著頭思考。

「反正開始工作吧！」其中一個雜工用鞋子邊把香菸踩熄邊說：「說還沒準備，可是焚化場也排了進度，卡車都來了。」

「開始吧！」副教授說，回頭看管理員。「噢？這是沒辦法的不是嗎？辦公室趕快關起來，明天教育部要來視察。」

管理員默默地拿了工作服，我們走通往地下室的階梯。雜工肩上扛著手押式吸東西的幫浦和塑膠管，碰到階梯的扶手不斷發出鈍重的聲音。我想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做了白工。既然是辦公室弄錯了，工讀金應該會給吧？看來麻煩了，時間的計算等或許不好談。我趕上副教授問：

「我今天的工作是把屍體移到新水槽；最初在辦公室申請工讀時就這麼說的。」

「辦公室怎麼說我不知道；那樣的工作是浪費吧！今夜把屍體運到焚化場是早就決定的。」

「可是弄錯的是對方，工讀金會付吧？」

「做一些根本沒必要的工作嗎？」副教授冷淡地說。

「我不知道呀！問管理員看看吧。」

我特別回過頭看緩緩下來的管理員；管理員默默地把有點焦躁的臉轉開。

「這太過分了！」我說。

「反正幫忙把屍體搬出去吧！工讀金方面你跟辦公室交涉吧！」副教授說。

「可是，我一開始就約定工作到下午六時。超過的部分，不可能依照比例給我。」

副教授沒有回答，很快戴上口罩按了屍體處理室入口的開關。燈光下浮在新水槽的死者皮膚失去緊密的感覺，脹得鬆鬆的樣子。它們比起在天窗的光線下，看來更醜、更冷淡。

副教授靠近水槽彎腰說：「喂！你看這個，新的溶液，完全變了色不是嗎？」他回過頭來的臉，因為生氣浮現點點紅潮。接著他對沒有答腔的管理員以強烈的

語氣說。

「喂！責任在你哪！這關係到你的進退問題。明天之前再一次更換新的溶液來不及了，所以是你的責任喲。聽說溶液的費用，不便宜呢。」

「這些要在天亮之前作業完畢，大概沒辦法。」

雜工說。

「說什麼沒辦法，」副教授高壓地說：「明天中午之前教育部要來視察。在那之前，一定要清掃兩邊水槽，更換溶液。」

「我負責哪！」管理員喉嚨深處好像被壓住似地低聲說。「我負責就行了吧？」

「是嗎？」副教授更冷淡地說，聳聳肩。

我們穿上工作服，戴上塑膠手套，非開始搬運屍體不可。兩人一組把屍體抬起來，搬到走廊，利用通往醫學院解剖學教室的電梯運上去，在屍體送出口，貨架子就靠在那兒，將屍體搬上送往焚化場的卡車。卡車上另有雜工幫忙；但是作業困難，很快就氣喘吁吁，我感到全身汗濕。而且，雨雖然像霧一樣細，但是執拗地一直下，要

推往卡車時，從屍體送出口探出身子，我的脖子和臉頰都濕了。要讓屍體搭上卡車的貨架子很困難，雜工的手打滑有一個死者掉到地板上。

「給我小心點！」管理員大叫，聲音因憤怒而顫抖。

「這些傢伙真是奢侈哪！」雜工小聲說。

已進入夜晚，我們雖然認真繼續工作；但是工作沒進展。管理員躊躇之後以卑屈的聲音對坐在解剖臺上、不高興地看著我們作業的副教授說：

「打電話給附屬醫院多叫幾個雜工來怎麼樣？光是這些人，一定做不了的。」

「你打電話好了，」副教授說：「這房間的作業是你的責任吧？」

管理員很生氣，但是怯怯地聳聳肩朝著通往辦公室的階梯走上去。

我看這段期間副教授完全沒有想和我一起繼續工作的意思，於是，跑上通往女學生躺著的房間的階梯。

我打開門，護士不在，身體用毛毯包著的女學生躺在長椅子上看來小小的，她回過頭來看我。

「怎麼了？」我問。

「還不知道，醫生們都很忙。聽說明天教育部有誰要來的關係。」女學生蹙眉說：「護士去附屬醫院了呀！現在雖然不覺得難過，可是起不來哪！」

「一直都是一個人等著？」

「沒辦法呀！」

我把木椅子拉到長椅子旁邊，坐下來之後說：

「辦公室似乎弄錯了，我們白天做的工作似乎都是白工。醫院派來雜工，把屍體全部搬出去。」

「做什麼呢？」

「聽說是要火葬。」

「那，」女學生虛弱的聲音說：「我們搬到新水槽啦，繫號碼牌等都是做白工？」

「真是搞不懂哪！」

女學生扭動身體發出小小笑聲，碰到細長房間的牆壁，有短短的回聲。我也笑了，可是笑在喉嚨附近黏住了發不成聲音。我把從女學生身上滑落的毛毯重新蓋好。我手腕中，女學生的身體細細的痙攣，笑似乎在女學生的皮膚下屏息奔跑。

「我在登記簿上寫了呀！新號碼和舊號碼並列，還畫了線。」

女學生新的笑使臉紅紅的；但它沒有變成聲音，馬上消失了。

我站起來說。「搬到卡車上的工作，到天亮為止能否做完都不知道。我們的工讀金也不清楚。」

女學生蹙眉，像是被凍僵的臉，那裡笑意完全消失了。

「你，有味道！」女學生突然說，把臉轉開。「好臭呀！」

我俯視女學生頑固地看天花板、粗靜的脖子上有少許污垢，我把「你才有味道」的話硬生生吞下去。

女學生的表情既老又疲倦已極，感覺像是生病的鳥。我自己忍受不了這樣的表情。

「你出去吧！我討厭這味道。」女學生說。

我覺得汗濕的身體好冷，把工作服的衣領拉到喉嚨處走出走廊。

在解剖學教室前，我碰到身體向前傾急急而來的管理員。管理員向我的身體靠過來，無力的聲音說。

「辦公時間之外，聽說雜工不能來。以現有的人數今晚要做完很困難。」

「沒辦法呀！」我說。

「最初在辦公室說明工作的不是我，是管庶務的男子，你記得吧！你要記清楚喲！」

我曖昧地點點頭，撥開管理員放在我肩膀上重重的手掌，進入解剖學教室，往屍體搬出口去。

從陰暗的窗口，看卡車上已疊了好幾層的積臺上眾多死者的腳底開始泛白，它們看來很冷淡。我凝神仔細看，太暗了，看不清繫在死者腳拇趾上的木牌。

電梯發出低沉的迴轉聲，緩緩上來，雜工們把屍體搬出來。他們從送出口把屍體

像推箱子似地推出來，強而有力的手腕從燈光照射不到的黑暗空間撐著它，疊到卡車的堆積臺之一。死者身子稍微動了一下，腳底像扇形張開固定下來。

「喂！你不要偷懶呀！」雜工之一對我說。

「噢？」我從堆積臺下發出生氣的聲音。

我走到走廊。

我想我今晚非得工作不可嗎？大家都覺得那是極為困難，讓人害怕的辛苦工作。

而且，為了讓辦公室付工讀金，我非去交涉不可。我很快衝下階梯；每次衝上來到我喉嚨的膨脹情緒，吞下去卻又都固執地彈回來。